

月 山 詩 集 卷 之 一

月山詩集卷之一 詩集卷之一 詩集卷之一 詩集卷之一 詩集卷之一

月
山
詩
話

恆
仁
纂

中
華
書
局

月山詩話

此據藝海珠塵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月山詩話 四十三則

清 宗室恆仁纂

先公爲議政大臣。屢蒙御書之賜。雍正二年七月。上賜詩扇一柄。書劉楨贈從弟亭亭山上松一首。蓋欲隆以家人之禮。兼勉以大臣之節。雖一時染翰。而用意宏遠如此。前代帝王所未有也。

本朝宗室詩人。當以文昭子晉爲第一。紅蘭格卑。問亭體澀。皆不及也。子晉詩凡數變。余尤愛其少壯時作。清新俊逸。具體古人。晚年詩流於率易。蓋自古詩人通病。免此者鮮矣。

唐人詩無過二千首者。白樂天詩。較諸家獨富。凡二千八百餘首。猶有集中遺漏者。鄭谷題太白集云。何

事文星與酒星。一時鍾在李先生。高吟大醉三千首。留著人間伴月明。余欲易一白字。移贈樂天。豈不更

切耶。太白詩。凡
千首有奇。

楊升菴曰。太白浩然。韋儲集中七言律。不過數首。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。按少陵七律。止一百五十
一首。今云二百。非也。其雄壯

鏗鏘。過於一時。而古意亦少衰矣。譬之後世舉業。時文盛而古文衰廢。自然之理。愚按杜陵詩集。較諸公

獨富。而七律較諸體爲少。非若子瞻輩專以此見長者。太白浩然。自是不工此體。烏得謂多者反不如少

者乎。如謂律多則古意衰。則王孟五言。恐亦不免舉業之誚矣。

唐人七言絕句。李于鱗推秦時明月爲壓卷。其見解獨出王氏二美之上。王阮亭猶以爲未允。別取渭城

白帝奉帚平明，黃河遠上四首。按黃河遠上，王敬美已舉之矣。其渭城三詩，細味之，實不如秦時明月之用意深遠也。

唐人七律壓卷，嚴滄浪取黃鶴樓。何仲默取盧家少婦。王元美謂沈詩末句，是齊梁樂府語。崔詩起法，是盛唐歌行語。如織宮錦，間一尺繡，錦則錦矣。如全幅何？其論甚確。愚謂王維之敕賜百官櫻桃，岑參之早朝大明宮，李白之登金陵鳳凰臺，不獨可爲唐律壓卷，卽在本集此體中，亦無第二首也。至元美所取老杜風急天高，玉露凋傷，老去悲秋，昆明池水四首，杜律可壓卷者，正不止此。

李白有蜀道難詩，陸暢反其意作蜀道易，其詩不傳。

本朝紅蘭主人送陸榮登視學西川，曾擬作一篇，不知視暢何如。去謫仙人遠矣。紅蘭又有行路易詩，亦鄙俚無謂。

太白宮中行樂詞八首，歌舞花鳥句，頗重複。想見倚馬之才，不暇持擇。王逢宮中行樂詞，本擬太白，清新綺麗，反覺後來居上。

太白詩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。太白五言，未必突過建安。此特一時誇詡之言耳。韓昌黎云：齊梁及陳隋，衆作等蟬噪。此語稍可，亦非定論。太白又云：蓬萊文章建安骨。中間小謝又清發。此語得之。

遜齋閒覽云：李杜二公，名旣相逼，不能無相忌。嚴滄浪力辯其非。余按少陵傾倒於太白至矣，而不免太瘦生之譏。是李之於杜，不能無相忌也。二公之優劣正在此。升菴乃以少陵之拳拳於太白者，爲杜不如

李之證。何其謬哉。或曰飯顙山頭之語。疑是後人僞撰。

自昔好駁杜詩者。宋楊億。明王慎中。鄭繼之。郭子章。楊慎。譚元春。而祝允明之論尤爲狂謬。王阮亭亦不喜杜詩。今記數條於此。漁洋詩話云。杜甫八哀詩。最冗雜不成章。亦多吟囁語。居易錄云。杜甫八哀詩。鈍滯冗長。絕少剪裁。而前輩多推之。崔駰至謂可表裏雅頌。過矣。試摘其累句。如汝陽王云云。率不可曉。披沙揀金。在慧眼自能辨之。未可爲羣賢語白黑也。又云。何遜詩。薄雲巖際出。初月波中上。佳句也。杜甫偷其語。止改四字云。薄雲巖際宿。孤月浪中翻。便有僧氣。論者乃謂青出于藍。譬人道黑白。譬者辨宮徵。可笑也。又云。杜詩。舉家聞若駭。爲寄小如拳。結云。許求聰慧者。童稚捧應顙。殊不貫。宋劉昌詩。蘆浦筆記云。合移童稚句作第四句。移爲寄小如拳作結。則一篇意義渾全。亦成對偶。甚有理。而錢牧齋不采其說。想未見此書耶。然此詩殊不成語。鴛尾續文跋朱悔人花木六詠云。少陵江頭五詠。語多可笑。亦不成章。二蘇記園中草木。差強人意耳。下此則李衛公詠平泉草木。鏤鏤能新。非洪丞相盤洲草木雜詠所及。悔人六詩晚出。欲與衛公二蘇亢行。又非杜洪所及也。池北偶談云。筆墨閒錄云。退之石鼓歌。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。此論非是。杜此歌尙有敗筆。韓石鼓詩雄奇怪偉。不啻倍蓰過之。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。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。石鼓一篇。別自出奇。乃是韓公勛敵。余謂八哀詩固多敗筆。然大段自見峻嶒。不必過貶。薄雲句自是偶同。豈必竊古。何以韻勝。杜以警勝。不須輕軒。朱悔人花木六詠。絕無新色。蘇子瞻石鼓詩。實不及韓。阮亭之旨。非確論也。

夷白齋詩話載元稹薄光二絕句。稱其奇拔。恨不多見。其詩卽樂天蟪蛄殺敵蚊虻。巢上豆苗鹿嚼解烏毒二首也。此公未讀長慶集。必平日不喜白體者。因知東坡誅友之語。貽害後人不淺。又嘗聞諸定齋叔父。近時栢嶽和尚嘗對客誦其友人詩曰。閉戶著書多歲月。種松皆作老龍鱗。謂是佳句。與此絕類。可發一笑。

古人之誤。有不妨仍之者。杜詩不關夏殷衰。中自誅褒姒。此如孟子以紂爲兄之子。且以爲君。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。其非傳寫之誤無疑。後人改夏殷爲殷周。則改褒姒爲妹妲。亦無不可矣。顧事人謂孟子舉此以該彼。此古人文章之善。其說亦恐未然。

漫叟詩話云。子建七步詩。世傳煮豆燃豆其。豆在釜中泣。一本云其向釜中燃。豆在釜中泣。其工拙淺深。必有能辨之者。其意蓋以煮豆燃其句爲淺且拙也。不知其乃豆莖。非釜中之物。釜中豈燃其之地。且煮豆燃其。語其簡老。其向釜燃。不可作發端語。按子建集不載此詩。世說新語云。文帝嘗令東阿王。七步中作詩。不成者行大法。應聲云。煮豆持作羹。漉豉以爲汁。其在釜中燃。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。相煎何太急。首多二句。語始不突。然其在釜中燃。中字當是下字之誤。

謝宜遠詩。巢幕無留燕。遵渚有來鴻。杜詩。震雷翻幕燕。驟雨落河魚。宋嚴有翼曰。燕巢幕上。語本季札。蓋言至危也。後人因此言燕事。多使巢幕。似乎無謂。其言越矣。以余觀之。謝杜之句。持卽景語耳。不必用季札事也。後余見人家燕巢幕上者甚多。益信此語不謬。

東坡云。柳公權與文宗聯句。有美而無箴。周少隱乃云。公權蓋譏文宗。卓殿閣之涼。而不知人間之苦。豈故欲翻其案耶。其說恐未必然。

譚苑醍醐。楊升菴所著。補說郭者。編入前集。不考之過也。稽留山樵輯古今詩話。亦仍其誤。

子昂在宋。嘗以父蔭補官。及宋亡。仕元爲顯官。故後人題其詩畫者。類多微詞。江進之乃謂孟頫生於元。而仕於元。亦勢之無奈者。殆未之考耶。

朱子次敬夫韻賦羅漢果云。從遣山僧煮羅漢。未妨分我一杯湯。煮羅漢亦傾白墮。薦翠高之類。然二語似近於輕薄。

朱竹垞云。網巾之制。相傳明太祖見之於神樂觀。遂取其式頒行天下。三百年未之改。然題詠者寡。獨靈靜之有三詩。余觀謝宗可詠物詩。有賦網巾云。飾影細分雲縷滑。棋文斜界雪絲乾。蓋元時已有之矣。元吳師道集句。勸君更進一杯酒。對以與爾同消萬古愁。極工。明安公石集句。亦以二語爲對。當是偶同耳。

樂天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。中有云。每歎陳夫子。常嗟李謫仙。名高折人爵。思苦減天年。自注云。陳竟無官。李亦早夭。按子昂由正字遷拾遺。蜀歷初始解官歸。不得謂無官。太白享年六十有二。豈反爲天乎。名高折人爵。二公皆然。思苦減天年。則於二公無涉矣。

杜少陵小至詩。刺繡五紋添弱線。小寒食詩。佳辰強飯食猶寒。舊嘗疑添線字。不切冬至前一日。猶寒字

反似寒食後一日。每以問人。輒遭讒議。余亦不敢自信也。近見浦氏讀杜心解。直斷爲後一日。余之疑始解。若浦氏者。真老杜之功臣矣。又按歲時記。京師士庶。多於重九後一日再會。謂之小重陽。亦一確佐也。池北偶談一條云。霍亮雅。曲周人。喜酒。好搏菹之戲。卒後申和孟涵光爲作傳。其邑人劉津逮逢源。哭以詩云。門前債客雁行立。屋內酒人魚貫眠。或曰十四字。敗家子弟小影耳。余按二句乃唐李播見志詩。豈古人詩句又犯師兄耶。

元遺山詩。喜用古人成語。陶杜句尤多。論詩絕句云。鴛鴦繡了從教看。真把金針度與人。亦是古句。朱子所謂鴛鴦繡了從教看。其把金針度與人。他處家自愛如此。然遺山大家。此固無害。今人無前輩筆力學問。動輒以古句爲不時之需。豈能免剽竊之譏耶。宋漫堂題尤梅老萬峯探梅圖。有香山句子取相贈。從此無多二十場之句。猶云偶一爲之可耳。余澹心此題六絕句。每首末句。皆用古人成語。如少陵有句猶能記。詩卷長留天地間。昌黎有句猶能記。看吐高花萬萬層。既非自爲。又非集古。名爲創體。實墮惡道。然所引之詩。猶不失題旨也。近見石城方鳴夏詠水仙花。有云我拈杜句笑相贈。淡掃蛾眉朝至尊。七字全無著落。不知爾時如何下筆。

明劉定之雜志引王介甫詩云。周公恐懼流言日。王莽謙恭下士時。假使當年身便死。終身真僞有誰知。且曰。其意謂已嘗辭館職。出于真。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。范景仁辭翰長。出于僞。爲莽之徒云云。愚按此四句。乃樂天放言詩。非介甫詩也。當是介甫嘗引此詩以譏君實景仁。而定之因誤以爲介甫自作。

池北偶談云。眉山暗淡向殘燈。一半雲霞墜枕稜。四體著人嬌欲泣。自家揉碎研線綾。楊廉夫香齋詩也。見集中。今訛作韓偓。非是。余按顧俠君元詩選載揭曼碩一絕句云。步出城南門。悵望江南路。前日風雪中。故人從此去。此本古詩。曼碩皆書以寄太虛。後人因誤刻入秋宜集中。楊廉夫集中此首。亦其類也。南古詩作東。曼碩改之。取正。切合顧承門耳。曼碩集中此詩題作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。此題亦後人所爲。今唐音統籤全唐詩等書。並作韓偓。阮亭以爲非是。豈別有據耶。

畢竟西湖六月中。風光不與四時同。接天蓮葉無窮碧。映日荷花別樣紅。此楊誠齋晚出淨慈送林子方詩。亦猶東坡贈劉景文。一年好景君須記。正是橙黃橘綠時之意。坊刻千家詩誤以爲東坡作。二如亭羣芳譜亦沿其謬。廣羣芳譜亦未改正。又按月令輯要亦載此首。題曰蘇軾湖上詩。太白鳳凰臺詩。王元美謂其效顰黃鶴可厭。吳宮晉代二句。亦非作手。王敬美謂此詩不逮黃鶴。無論中二聯。卽結語亦大有辨。愚謂此詩雖效崔體。實爲青出於藍。如早朝詩必推岑參。賜櫻桃詩必推王維。正使後人極力擬作。斷不能過。

竹坡詩話。詩中用雙疊字。如水田飛白鷺。夏木嘯黃鸝。李嘉祐詩也。摩詰乃云。漠漠水田飛白鷺。陰陰夏木嘯黃鸝。四字下得最穩切。石林詩話云。詩下雙字最難。唐人記水田飛白鷺。夏木嘯黃鸝。爲李嘉祐詩。王摩詰竊取之。非也。此兩句好處。正在添此四字。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。以自見其妙。愚按李肇稱嘉祐有此句。王維取以爲七言。今考嘉祐集中無此二句。又考維爲開元九年辛酉進士。後二十七年。天寶七載戊子。

嘉祐始及第，上元初，維卒。年六十一，至大歷中，嘉祐爲袁州刺史，距維卒又十年餘矣。其年輩相去甚遠，且摩詰非竊句者，李肇所云，恐未足據也。

楊升菴云：張子容詩：海氣朝成雨，江天晚作霞。李嘉祐詩：朝霞晴作雨，溼氣晚生寒。二詩語極相似，然盛唐中唐分焉，試辨之。

杜工部贈花卿絕句：楊用修謂刺驚定，僭用天子禮樂。胡元瑞謂贈歌妓。唐仲言是用修而非元瑞，謂杜集有花卿歌，則花卿爲驚定無疑。愚按：僭禮樂事無考。史稱驚定特勇，既誅子璋，大掠東蜀，天子怒，光遠即崔大不能戢軍，乃罷止之。公戲作花卿歌，卿之者，以其特功驕橫，故輕之也。至錦城絲管之作，詳玩語

意，卽重聞天樂不勝情之意。天下同姓名者何限？況歌妓稱卿，尤爲允協。與其爲用修所欺，而以莫須有事冤古人，不如從元瑞說爲愈也。近見浦氏心解云：僭禮樂事雖無考，但其人驕恣，必多非分之奢淫，若作贈妓詩，反覺膚淺無味。此論甚癡且腐，愚所不取。

藝苑卮言云：古樂府，悲歌可以當泣，遠望可以當歸。老杜雲：山已發興，玉珮仍當歌。當字出此。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：子美一闡明之，不然，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。大昭賸可笑。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。下云：人生幾何可見矣。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，有何趣味？余按：鮑照詩：臨歌不知調，發興誰與歎。臨卽當也。杜詩實用鮑語，以當易臨，兼本魏武樂府。楊用修曰：此是對當之當，非合當之當。楊亦未嘗作去聲讀也。悲歌當泣，宜從去聲。玉珮當歌，對酒當歌，並平聲。作臨字解。李太白詩：唯願當歌對酒時，月光長照金尊裏。

李杜讀魏武樂府。皆未嘗以爲該當之當。

林和靖梅詩。雪後園林纔半樹。水邊籬落忽橫枝。實不如疎影橫斜。水清淺。暗香浮動。月黃昏。高季迪梅詩。雪滿山中高士臥。月明林下美人來。實不如薄暝山家松樹下。嫩寒江店杏花前。

王阮亭論雪詩。不取東坡說。論梅詩。獨取山谷說。亦一偏之見。然柳州江雪詩。實不能免俗也。

明太祖早行詩曰。忙著征衣快著鞭。轉頭月掛柳梢邊。兩三點露不爲雨。七八個星尙在天。茅店雞鳴人過語。竹籬犬吠客驚眠。等閒擁出扶桑日。社稷山河在眼前。按此篇乃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所作。不知何以載入明祖集中。且竄易十數字。便似點金成鐵。文宗詩末二句云。須臾捧出扶桑日。七十二峯都在前。視社稷山河云云。雅俗相去霄壤矣。又明祖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一詩。千家詩作世宗賜毛伯溫作。改末二句云。太平待詔歸來日。朕與先生解戰袍。前六句亦改數字。其不及原詩。與早行一首正相似。又按居易錄云。兩三條電欲爲雨。四五個星猶在天。乃五代盧延遜山寺詩。文宗勦取之。池北偶談記觀前輩墨蹟一條云。李西涯詩。秋來霜露滿東園。蘆葦生兒芥有孫。我與何曾同一飽。不知何苦食雞豚。又居易錄一條云。近京師筵席。多尙異味。予酒次戲占絕句云。漂鮓黃羊滿玉盤。蔬羹紫蟹等閒看。不如隨分開茶飯。春韭秋菘未是難。嘗憶前輩有詩云。秋來霜露滿東園云云。每喜飄之。此仁人所常念也。按秋來霜露之篇。乃東坡詩。載集中。人人耳而目之者。阮亭先生嘗譏李君實不知山石壘磽行徑微。獨憐幽草澗邊生。爲韓韋詩。王百穀不知南山之下。汧渭之間。想見開元天寶年。爲蘇詩。乃亦不

免有此誤。信乎博覽強記之難也。

香祖筆記一條云。歐陽文忠詩。雒陽相君忠孝家。可憐亦進姚黃花。考灑水燕談。雒陽進花。始於李文定迪。非始思公。按此二句。乃東坡荔枝歎結句也。

黃山谷詩。喜以身心如似作對。如奕棋。呈任公漸云。心似蛛絲遊碧落。身如蜩甲化枯枝。次韻王稚川客舍云。身如病鶴翅翎短。心似亂絲頭緒多。贈石敏若云。才似謫仙唯欠酒。情如宋玉更逢秋。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鎮云。心在青雲故人處。身行紅雨亂花間。陸放翁七律句法。其源蓋出於此。

按謝朓詩。首夏猶清和。餘春滿郊甸。又麥候始清和。涼雨消炎燠。錢起詩。花萼敗春多寂寞。葉陰迎夏已清和。白居易聯句。記得謝家詩。清和是此時。以清和屬四月。自六朝唐人已然矣。

杜詩非關使者徵求急句。解者多近於鑿。愚謂嚴公所攜。止酒殺耳。至於釜鬻薪水。匕筯杯罍。几席之屬。豈能盡攜。故使者不能無所徵求。而此老家中。一時應酬紛然。指揮無禮。皆可於此句想見。故下卽接云。自識將軍禮數寬也。

余幼時塾師殷尊一先生出對云。木筆蕉箋。畫不成雲山障子。余對以秧針柳線。穿不住露水珠兒。先生擊節賞之。又日隱雲中白似月。地藏水底碧如天。六伯父星亦公命對。芍藥花開苦薩面。檳榔子結壽星頭。九叔父定公命對。

又寒夕作菩薩蠻迴文。宿簷歸鳥飛庭竹。竹庭飛鳥歸簷宿。涼月浩如霜。霜如浩月涼。景幽貪夜永。永夜貪幽景。扈進輒成詩。詩成輒進扈。又用前調贈薰之兄云。弟兄難是兼同志。志同兼是難兄弟。酬唱日吟。

謳謳吟日唱酬。苦心勤學古。古學勤心苦。新作妙驚人。人驚妙作新。又詠梅作一七令云。梅臘破春回。役鳥使。絕蜂媒。竹君獨映。鶴子朋來。幽香生玉骨。疎影護冰胎。不怨大夫少句。長依處士多才。一杯有興還須醉。萬樹含羞不敢開。皆一時戲劇。聊記於此。

婦翁福公諱恆。嘗有閨怨。口曰。初三初四月如鉤。釣起人間萬種愁。塞北征人音信杳。空教明月浸樓頭。頗近唐音也。